

三十年前的朋友圈

刘全军（陕西）

三十年前没有微信朋友圈，也就是一伙志趣相投的人汇聚一堂，无拘无束、高谈阔论一番，说通俗点叫闲扯。但当年，正得益于这种闲扯，我们这伙不甘于现状的青年，一道在那偏远的深山工厂里走过了艰难的自学考试历程，一同在那泛着昏黄灯光的职工宿舍里建立了文学朋友圈，一路风雨兼程地走过四季、走进黄昏……

1984年的高考季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，因为我落榜了，而且我们那一级一百多名毕业生集体落榜了。落榜了就意味着待业，我们不想吃闲饭，于是争先恐后地参加各类招工考试，陆续参加了工作。我毕业后在家没待多久，就应聘到县民政局参与编撰《紫阳县地名志》工作。一年后，地名志编撰工作结束，我参加招工考试，被分配到紫阳县水泥厂。

水泥厂坐落在县西南边镇麻柳的一道山沟里，当时属于县内屈指可数的国有企业，乘火车到麻柳站，出站拐进山沟就看得见高耸的烟炉，听得见磨机的轰隆声。水泥厂青工居多，无论进厂时间先后，大家见面就成熟人，日久就成朋友。随便走进哪间职工宿舍，都能看见书籍和杂志，学习氛围浓厚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成为文艺评论家的叶松铨，他的床头枕边码了很多书，时刻都有一种即将被书砸中的感觉。他看的大都是语言文学类书籍，言谈举止都像个文人，一谈起文学头头是道、滔滔不绝。我那时刚参加自学考试，拿出《自学考试报》让大伙传阅，激起了大伙的兴趣，起初就有10人报名参加，一起跨入这所“没有围墙的大学”。每年的春秋自考季，我们这伙自考生昂首挺胸地走出厂区，从麻柳乘火车到安康市去赶考，试毕又一路乘车回工厂。

那个年代没有手机，更没有微信朋友圈那样迅捷、轻松的沟通方式，我们与外界联系依靠厂部的一部座机电话以及书信，所以闲暇时扎堆交流成为我们分享心情和见解的主要方式。那时，我们年轻的身体根本不知道疲倦，白天各自忙工作，晚上闭门自学，待到午夜，又会不约而同地相聚在一起，摆起龙门阵来。他比大家年长几岁，交际广泛、敏感好学，是我们的领头大哥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正是文坛奇峰迭起的年代，人人以文学为荣，人人以成为文学人为尊。报考专业时，只有我一人报了法律专业，其他人都选了中文专业，我跟他们在一起聊，只能算是“客串”。起初他们谈论文学时，我很少插言，只顾仔细听，间接地补习了不少中文知识。为了融入圈子，我借阅他们用过的教材给自己“补课”，久而久之，我也积蓄了底气，在日后的交流中赢得了话语权。那时候，我们的工资普遍低得很，厂部订了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杂志，到手后大家总会相互传阅，分享读后感，经常闹腾到半夜才在一片哈欠声中散场。

三年后，我被调离了水泥厂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那条山沟里的人和事，都随着山风越吹越远，幻化成记忆。如今，当年朝夕相处谈笑风生的人们中相遇，有时在广场，有时在江边，也会在彼此的微信朋友圈里回味过去，那番情景，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朋友圈。

我的“徒友”贵哥

赵平（四川）

在我眼里，记者、作家李贵平老师首先是我的“徒友”，我户外徒步路上的兄长。

我和贵平老师相识于户外，结缘于山水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他是一位专事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、历史地理写作的作家，我只知道，他是我们徒步队伍中的一位“徒友”。

那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，我参加一个户外群两日活动，去汉源皇木镇爬竹子坪。临近傍晚，两车“徒友”到达汉源湖边的住宿地。因为提着准备在晚上用来给大家解暑的两个大西瓜，我气喘吁吁地走在最后。进入酒店大堂时，“徒友”们都已三两组合地进房间了，脚踢间，旁边的沙发突然冒出一个人，晃着手中的房卡招呼我：“你也是一个人，那我们就搭伴嘛。”

进了房间，处在同一个屋檐下了，开始相互寒暄。同行一路，现在才正儿八经地搭起话来，我这也才知道他的网名叫“巫山小雨”，而我呢，网名“微风轻抚”，“微风”“小雨”正相宜。

窗外，落日映照着重平滑如镜的汉源湖，波光粼粼，金晖点点。房间

里，龙门阵开摆，两人都觉得话很投机，一见如故。贵平老师是个爽快人，自我介绍本职工作是记者，常在地探寻古镇风情，游历高山大川，国内很多报刊都刊发过他的作品，说话间就转发了一篇文章给我。点开手机拜读，文章写得轻松诙谐、充满机趣，透着生活的哲理，让我对这位“徒友”刮目相看，肃然起敬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贵平老师谈兴甚浓，围绕文学、写作、读书、旅行这类话题长谈到深夜，完全忘记了第二天还要去爬山，应该早点休息、积攒体力。

那以后，我和贵平老师越走越近，我不再称他老师，而是直呼贵哥。行游天下的贵哥喜欢户外运动，这一点我们志同道合，于是经常相约结伴去户外徒步。

几乎每次出发后，我们都会像在汉源湖边那个夜晚一样，打开话匣子，更多的是我听他聊创作计划、正在写的作品以及对我某篇习作的看法。徒行在田野山间，他聊的多是自己在各地采风的见闻，途经之地的山川地理、历史沿革、

风物人情。他渊博的学识、诙谐的语言、“散打”的风格，还吸引了很多同行的“徒友”，大家轻松愉快地边走边聊，忘掉了一路的疲惫。

在户外徒步的路上，贵哥也是丢不掉工作的，要么是报社同事来电话商量版面事宜，要么是报刊编辑在微信里同他商议稿件修改。有一次，半路上收到某报编辑的微信，对贵哥的一篇稿件提出近乎严苛的修改要求。贵哥马上拿着手机到路边席地坐下，对编辑提出意见的部分认认真真、逐字逐句地进行修订。我在一旁等得心焦，只好不时提醒：“贵哥，幸好这段路不在山里头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落单掉队就危险咯。”

也是在户外徒步的路上，作为旅游作家的贵哥不仅是用脚在行走，用眼在行走，更是用心在行走。他在行走中观察，在行走中感悟，在行走中记录。很多时候，他会突然对我谈起他的想法、他的构思，甚至念出几段他颇为满意的句子，神采飞扬、妙语连珠。这个时候，我知道，贵哥的灵感来了。

还是在户外徒步的路上，不经

意间，贵哥会拉家常一样聊起他的生活经历、他的写作理念、他这些年来的酸甜苦辣。他经常鼓励我，工作之余要多读书、多练笔，既然有写作的爱好和基础，就不要轻易放弃，日积月累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这些年，我在业余写作路上多少有了一点进步，那是因为有他在背后猛推了我一把。

8月13日下午，惊悉噩耗！贵哥，我亦师亦友、坦诚率性的好兄长，几个小时前在青海湖边采风的路上永远停下了脚步……

我赶到贵哥家祭奠，面对那张熟悉的脸庞，我的心被揪得生痛，钻心的痛。我喃喃自语：“贵哥，我不知道你倒下去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地痛呢？”

贵哥曾对我讲：“永远的朋友是什么？那得交心，得瞅着顺眼，得有缘分，一缘分就永远。”兄弟情义，概莫能外吧。

生活是一场徒步，一场超长距离的艰辛徒步。无论是在户外徒步的队伍里，还是在人生徒行的远路上，我会记得，我曾经有过一位好“徒友”、好兄长，我会永远记得他。

油坊飘香乡愁浓

李勇（吉林）

上挑着幌子，经年的风吹日晒，色彩渐趋黯淡剥落，虽然字迹模糊，却摇曳自在。

老油坊的榨油方式极其拙朴。黑漆漆的榨油机透着油亮，一根圆形铁柱贯穿中央，整齐的螺纹疏密均匀，斜斜地循环环绕。铁柱上下各有一个圆滑的铁盘，四周装有把柄，用来旋转。将黄豆轧碎后，放进大铁锅中蒸煮，然后搬到豆饼盘上制成豆坯，再一擦擦地送进圆盘中进行压榨。

说是榨油，其实叫“压”油更为熨帖。四五个汉子，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在操作间里重复着单调的劳作：叉开双腿，前俯后仰，运足气力，握紧把柄，转动榨油机上面的

圆盘，圆盘在闷声中顺着螺纹不断下压。汉子们的手臂、脖颈、太阳穴上青筋暴起，鼓动的血管涌动着静默的深沉。汗珠子早已悄然滚落，汉子们也顾不得擦，喊着号子，间或吼几嗓子二人转。豆坯在金属的挤压中吱吱作响，豆油汩汩而出，顺着沟槽，流入油池之中。

慢慢上升的油面漂浮着淡黄的泡沫，油池渐渐满了。榨油的汉子们停下了手，立刻就有人递上毛巾来，那是个别心急又挑剔的买主，紧接着，又迫不及待地油勺伸进油池，舀动几下，翻转勺把，将满载豆油的勺子擎了起来，眼里泛着光，注视着油亮的液体，又注入油池中，再舀起来，不厌其烦

地认真查看。油勺在经年的油浸和摩挲中愈发闪亮，呈现出异常柔和的光泽。

临近傍晚，打油的乡人渐次多了，大家提着油瓶唠着闲嗑。油匠拎着油提子，俯身下去，油提子扎进油缸，再被缓缓提起，稳稳地端到油瓶口的油漏上，稍一倾斜，豆油便慢悠悠地流进瓶里。

而今，老油坊仍在，却早已落寞。昔日的喧闹定格在乡村影像中，伴着乡人辛勤的劳作，刻录进流转的光阴里。可榨油汉子们嘹亮的号子却时常破空而来，一声声地撞击着乡人的梦境，也激荡起那一抹萦绕我心间的浓浓乡愁……

秋声入耳

邓荣河（山东）

笑，当高粱满面红光地招摇，田间的麻雀们便迎来了久违的欢畅。是啊，秋收的来临，意味着饥饿的日子将被暂时画上一个句点——不用为了寻觅一丁点食物，成群结队地四处流浪了。“叽——”从这片玉米地飞到那片玉米地，尽是一些志得意满的惬意；“喳——”从这棵高粱落到那棵高粱，尽是一些发自肺腑的欢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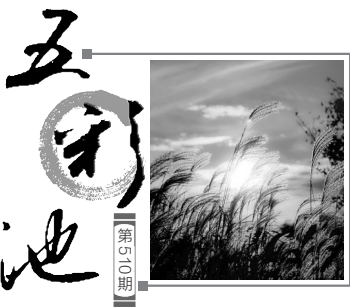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夜幕的降临，作为琴瑟高手的蟋蟀们，在水足饭饱之后，

个个在自家门口摆好阵势，举行“相约在秋季”的专场演出。别看蟋蟀们在白天那么沉默，到了夜晚则完全换了另外一幅模样，可以说是典型的“夜来疯”，惹得其它秋虫们也一时没了睡意，于是，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也加入了歌唱的行列。“唧唧——”这片草丛传来低嗓门的羞涩寒喧，“唧唧——”那个墙角则是口无遮拦的豪放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进入秋季，原

野的上空时不时地掠过些飞翔的大雁。尽管距离大规模的南迁尚有一段时日，不过大雁们是有心的主儿——为了南飞，一边寻找强身健体的秋粮，一边抓紧时日，训练初飞的儿女如何以最有力度的姿势翱翔。

“哞——哞——”秋收终于拉开帷幕，清闲的耕牛不住地表达焦急。不过，它的自荐不过是白费功夫，因为现代化机械的“突突”声，早已成了秋收秧种的主旋律。



第50期

做客故乡

高仁斌（四川）

8月的川南，天气最热。一天上午，舅舅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叫我们一家回乡吃饭。舅舅在云南昭通卖家具，老家的房子空了七八年，田地大都种了茶树，委托别人代管代收。这样热的天气，专门喊我们回去吃顿饭，一定得有个由头，我试探着问：“家里哪个过生日吗？”舅舅在那头笑得爽朗，扯高了声音说：“哪有人过生日哦！上半年我和你舅娘没去昭通，你表弟在那边打理门店的事，我顺便就在家把老屋整修了一下，就是叫你们周六回来聚一下哩。”

所谓老屋，其实是十年前修的两层楼房，并不算老，只是长期没住人，看上去不免有些破败。去年，舅舅在宜宾城里买了新房，打算今后养老住，我以为他不会为房子折腾，没想到他居然把老屋重新整修了。

我的老家，在川南富顺县西部福善镇最西端的周安村，村子一半在山上，一半在山下。我家所属的八组在山上一个名叫沙子岩的地方，同村的其它组都在岩下，与沙子岩田土相连的是一个叫云台的村子，属于宜宾市管辖。因此，生活在沙子岩的人们，与宜宾的联系更紧密，不仅方言相同，道路也相通，而通往岩下的则是崎岖盘绕的山路，往来反倒不便。这几年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修通了上沙子岩的公路。现在，从县城开车回沙子岩，一个半小时足够。而当年我读书的时候，从县城回家，需要转两次车，然后步行，至少得四个半小时。

隔着几块田垄，远远地就能望见舅舅家的小楼，儿子透过车窗，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惊呼：“舅公家的房子好白哟！”走近一看，原来舅舅家的老屋重新贴了外墙砖，还拆掉了闲置多年的猪圈，门口新浇筑的院坝也宽敞了许多。楼上楼下，都已经焕然一新，连厨房也扩大了不少，能摆得下三四张餐桌。人靠衣裳，房子也不例外，整修后的老屋，宽敞明亮，俨然成为山间的一抹亮色。我不由地感叹：“这个环境开个农家乐倒还不错！”舅舅故作神秘地说：“你舅娘就是这个意思，还说让你给取个好听的名字呢！”

楼下厨房里早就忙碌开了，真像是办生日宴一样，舅舅告诉我说，今天是周末，特意请了邻里乡亲吃顿饭，大家热热闹闹一下，以后有忙不过来的时候，还需要大家互相帮衬。

距离午饭时间尚早，舅舅说带我去村子里转转。沿着新建的村道一路走过，视野开阔，空气清新，映入眼帘的是漫山的茶树，整齐的茶垄，像厚植在山坡上的一层绿毯。岩上的土质并不肥沃，但恰好适宜茶叶生长。前几年镇里号召大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，这连片的茶山逐渐成了村里产业扶贫的一大亮点。高高的山坡上，树立着醒目的标牌——周安村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基地。舅舅说，等明年开春的时候，他准备用最好的明前茶做成炒青，那时候，到他的农家乐来就能喝到最正宗的明前茶了。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饭点，我们回到老屋，客人已到齐，放眼一看，50岁以上的老者居多，全是熟面孔，也有几个七八岁的小孩，有人向我介绍，这是谁谁的二娃，这是谁谁谁的女儿……这些孩子平时都在外地上学，回来过暑假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南腔北调的口音汇成一片，好不热闹。让我颇感意外的是，舅舅请来的厨师居然是我的旧时邻居牛二娃。我问他：“你好久学的厨师哟，从来没听说过呢？”牛二娃说：“去年村里组织了扶贫培训，不交学费，每天还发20元生活费，我就去参加了，没想到，我还拿了结业证书，加入了镇里的乡厨协会。”我端起杯：“那我们要好好地敬一下今天的牛大厨！”

午后，难得闲暇的我索性美美地睡了个午觉，朦朦胧胧中，听见舅舅他们一边收拾，一边讨论着把老屋对面之前准备建房的地改为停车场，然后把院子再整理一下，种上些花草或者瓜果……我知道，舅舅他们讨论的不仅是如何开办农家乐，更是对未来生活的一份憧憬。

第二天临走时，我很认真地告诉舅舅，我要发动身边的朋友捐赠一批图书，在他的农家乐里建立一个公益书屋，让大家在这里可以枕着青山绿水，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。我想，对于故乡来说，这是我能做到也应该做的事。



草原牧歌

汤青（安徽）摄